

● 20世纪外国中篇小说精选

● 西、南欧卷

假面舞会

● 莫拉维亚等著



出版 • 编辑 • 设计 • 印刷 • 发行

20世纪外国中篇小说精选 • 西、南欧卷

假面舞会

莫拉维亚等著

白烨 • 阎纲 • 张韧 • 吴宗蕙 编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假面舞会

20世纪外国著名中篇小说精选·南欧北欧卷

(意)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等 著

白桦 阎纲 张翎 吴宗蕙 编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河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625印张 437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1669-0/I·1145 定价: 10.80元

编者例言

1. 为了给我国文学读者了解世界二十世纪以来中篇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艺术参照，我们从浩如烟海的世界中篇小说佳作中，选编了这套《当代外国著名中篇小说精选》。

2. 《当代外国著名中篇小说精选》共有五卷：《尘世间》为苏联、东欧作品卷；《假面舞会》为南欧、北欧作品卷；《湖畔恋情》为英、美作品卷；《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为拉美作品卷；《死去的玫瑰》为亚、非作品卷。

3. 本选本除个别篇章为本世纪早期作品外，绝大部分作品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注意了近一、二十年以来新作中的佳构；在选收名家名作的同时，还顾及了不同的文学流派和创作倾向，以使选本更具当代性、代表性和多样性。

4. 我们力求选收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别的选本中常见的篇目尽量避免重复，而另选同一国家同一作家的其他力作。有些作家作品声名虽欠显赫，但确实

202.6.10
精采别致，我们也酌情选收。

5. 为便于读者了解作家与作品。每篇作品之后，均附有简明的作者介绍和作品短评，短评属编者一家之言，仅供读者参考。

6.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一些外国文学专家和作品译者的热情帮助；原《世界文学》主编、画家高莽为本书精心绘制了作家肖像；在出版过程中又得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鼎力支持，谨此以表谢悃。

1990年10月

目 录

【法国】安德烈·莫洛亚	
幸福的本能	(1)
安·莫洛亚与《幸福的 本能》	(110)
【法国】让-路易·居尔蒂斯	
蜥蜴	(113)
让·居尔蒂斯与《蜥蜴》	(167)
【意大利】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假面舞会	(169)
阿·莫拉维亚与《假面 舞会》	(246)
【葡萄牙】多明戈斯·蒙特罗	
恶与善	(249)
多·蒙特罗与《恶与善》	(310)
【西班牙】马克斯·奥夫	
良好的愿望	(313)
马·奥夫与《良好的 愿望》	(460)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

勃罗姆 (463)

海·伯尔与《丧失了名誉

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556)

幸福的本能

〔法国〕安德烈·莫洛亚



人同样还有一种保护幸福的本能。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

“你没有发高烧。”她说。

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躺在一间宽敞的卧室里。房角的塔楼，破坏了房间规则的布局。虽说天色尚早，可一位女人已做好白天生活的准备。她站在两张床之间，正看着体温计。她的面部线条柔和，五官端正，尽管鬓发斑白，但风姿依然秀逸。

“三十七度一，”她说，“不算严重……你还觉得难受吗？”

“不，现在好啦。”

“方才是怎么回事？”

“方才我感到心脏部位不舒服，便醒了。那一阵不舒服即而转为剧痛，于是我喊了你……现在好了。”

“要我叫图里医生来吗？”

“叫医生做什么，瓦朗蒂娜？我向你保证已经好了……不过是虚惊一场。”

“那么，你得保证今天上午卧床休息。”

“太遗憾了！天气这么晴朗。”

从敞开的窗口，可以看见一块连着河边的牧场坡地，以及对

岸缓坡上一直伸展到布鲁亚克庄园、长满欧石南灌木的荒野。左侧的一泓池水倒映出柳树和白桦的情影。右侧由丛林覆盖的丘陵一望无际地铺展开去，色彩先是绿的，点缀着几棵栗树和栎木，然后变成了蓝的，发暗，而在佩里格镇那边，却又灰得透亮，宛如暮霭一般舒展在地平线上。身处这个隆起的山脊上，多尔多涅河逶迤的流水和两岸的万千景致尽收眼底，村舍的紫红色屋顶，古城堡的白色塔楼和一座座教堂躲藏在那里。只有教堂的钟楼从树丛中耸起，更加重了自沉睡的外省景象中升起的、没有任何声音来打破的这妙不可言的恬静气氛。只有从这里那里传来一声黄鹂的鸣啭，公鸡的啼唱和一台脱粒机那如缕不绝、几乎难以捕捉的嗡嗡声。

加斯东·罗米伊又使劲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然后扭头面对妻子。她方才已整理好另一张床，并把散乱的衣物收拾整齐。室内物品井然，瓦朗蒂娜裙装淡雅，丈夫又不同寻常地卧床休息，这使卧室具有病房那种多少有些不和谐的样子。

“现在我只是颈部和肩膀还有点疼，”他说。

她险些说是他昨晚在夜凉中待得过久了。昨天晚上饭后，他单独和科莱特一起散步，曾使瓦朗蒂娜非常生气。然而她自责不该动气。难道她会忌妒自己的亲生女儿？她摇了摇头，驱除了这般荒唐的想法。瓦朗蒂娜思想活跃，记忆的印象很少能左右她的喜怒哀乐。所以她高兴地服侍病人在床上刮了脸，接着给他拿来报纸，过一会儿又送上早餐，然后，替他去巡视乳品加工厂、牲畜棚和菜园子。将近九点钟的时候，她接见了财产管理人鲁比内，谈了有关出售牛犊、修复房顶木架诸事宜，最后，满载新闻回到加斯东的卧室。

“听着，”她说，“牛奶产量由于天气炎热略有下降，昨天只收了六十五升……萨拉扎娜和维吉耶没来上工……”

“瑟里兹那块地打下多少袋麦子？”

“鲁比内还不知道呢。”

“他从来都是一无所知。”

“有什么办法？他老了……可他人倒是厚道。”

在本地出生的瓦朗蒂娜总爱用某些法语字眼来表达佩里戈尔方言的含义。“厚道”对她来说意味着善良诚实。当她说到她的众多的亲戚中某一位“很疲劳”时，丈夫便知道她想说那人生命垂危。他喜欢她这样，尽管在巴黎生活多年，却仍不改乡土语言；而乡土语言在她心里是与农民特有的冷静智慧脉脉相通的。

“科莱特在哪儿？”他问，“钓鱼回来了吗？”

“还没有。不过天还早呢。”

“是小萨维尼亚克带她去的吧？”

“是的，”瓦朗蒂娜说，“清晨快四点钟时，我听见了汽车声。”

罗米伊沉默了片刻，只是在摺在膝盖上的报纸边上胡乱涂画六角形。

“深更半夜放科莱特独自和一个小伙子出去，”他说，“你不觉得危险吗？”

“有什么办法？她认识安德烈已有十年。而且，如今几乎所有的姑娘都这么无拘无束。我不知这算不算坏事。能出什么事呢？假如要出事，你看守得再严也无济于事。”

“当然有用，”他说，“实话告诉你，以前我在蓬-德-厄尔城的姐妹，即便不想安分守己也不行，她们从未有独来独往的机会，我母亲和家庭教师夜以继日地看着她们。”

“结果怎么样？”瓦朗蒂娜说，“还是在婚前担点风险，和别人接几次吻的好，可以留作回忆。”

“或者是遗憾。”

他嗅了嗅她在卧室内喷洒的香醋气味，又说：

“你怎么能轻信小伙子只限于接吻这种纯洁的举动呢？去年

夏天，我听到有些小伙子在沙滩上谈话，那种厚颜无耻的语言真使我惶恐。”

“安德烈·德·萨维尼亚克不是那号人……我认为他与他们迥然不同……”

“他们是同代人，再说科莱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嫁给安德烈这样的人家，这会使事情……”

他话说了一半戛然而止，原来科莱特进了门。她长得很象母亲。尖胳膊肘，瘦肩膀，敏捷的动作，都象个小姑娘；久病初愈的脸上，只是一年来才露出健康的气色，使得她和瓦朗蒂娜同样娇媚可爱。加斯东·罗米伊看着女儿显然很高兴。他喜欢她的步态，她的手势，她翘着的尖下巴和她通情达理、好奇而又颇为冷酷的个性。“科莱特不会体贴人，”瓦朗蒂娜说。“不如说她不会感情用事，”丈夫回答说，“这样更好，将来少受苦。”

“哟！这又是怎么回事？”科莱特瞧见了病人，问道。

“你父亲昨晚着凉了，”瓦朗蒂娜含嗔带怨地说。

“这呀，倒有可能，”科莱特说，“埃及无花果树下满有凉意呢！”她的声音从唇边发出，准确而清晰，但有些怪调。

“哎，”加斯东问，“鱼钓得怎么样？”

他害怕她奚落，所以象所有的父母、君主和教师一样，和她说话时总提问题。她勉强作答，尤其是因为母亲在场。然而，一谈起德·萨维尼亚克夫人和她的孩子们，她便来劲了。

“他们的母亲妙极了！她不属于这个时代……她所说的一切都仿佛出自传奇故事，一部非常古老的传奇故事……她发R音时象鸽子似的咕咕叫……虽然孩子们崇拜她，可一听她说话，又忍俊不禁……”

“你们是在草地上吃的早餐？”

“是呀……萨维尼亚克一家非常随便……他们象农民那样生活，给人印象很好。”

“可我们也很随便呀，”瓦朗蒂娜说。

“噢！方式可不一样……”

她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说：

“过五分钟再吃饭行吗？好吧！我到庄园走一趟……鲁比内想让我看看他那条挺凶的狗，真是棒极了！”

她在父亲的目光的追逐下出了门。她曾是他的学生，和他一样对家产了如指掌。可对佃农，对他们的愿望和怨言，她比财产管理人知道的还要多。沃泽尔一个佃农的女儿泰蕾丝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农民都说科莱特小姐独具“戴眼”，所以每次定期集市开始前，总把家畜赶到她眼前，让她给他们带来好运气。

“科莱特现在使用的词汇你留意了吗？”罗米伊对妻子说，

“张嘴便是妙极了，棒极了……不知是不是受小伙子们的影响……”

“她这种年龄，对什么新鲜事都能着迷……”瓦朗蒂娜说，

“你担心萨维尼亚克家的孩子就错了……你肯定会喜欢他们……今晚到拉·吉夏迪城堡参加冷餐会时，你便能见到他们。”

“我今晚不去啦，瓦朗蒂娜……啊！是的，让人知道我抱病在身也好，这至少可以减轻我一些应酬。”

“随你的意吧，”她说，“只是，我到时得离开你一两个小时，陪科莱特去。”

“那是理所当然，瓦朗蒂娜……只要你愿意，三个小时也行……我已经收到乳品厂的帐目，我边结帐边等你们回来。如果感觉好些，我就尽量起来，去布吕耶尔庄园看打麦子。”

瓦朗蒂娜走来坐在床沿上，动作轻盈而又十分优雅。丈夫握住她的手，愉快地看着她。他们就爱这么单独相处，无终止地谈论内容单调却又引人入胜的问题。女儿的性格是他们夫妻谈话的永久主题。财产管理人鲁比内由于经常出错，给他们提供了内

容丰富的第二题材。第三是瓦朗蒂娜的家庭，那是一帮得到拘留所、医院或者法庭去寻找的贪财不要命的堂表兄弟。第四是马蓬-德-厄尔城罗米伊一家的矛盾，虽说加斯东的父亲代奥达·罗米伊已经逝世，可那争论似乎依然无可挽回地在继续。

关于这些问题，两口子的话早已谈尽，但正象有些音乐爱好者一样，他们宁愿听已耳熟能诵的交响乐或者歌剧；也象一位真正的小说读者，虽已知道故事的结局，却又要放开思想，仔细欣赏故事的微枝末叶，重读得愈发津津有味。因此，加斯东和瓦朗蒂娜·罗米伊在这方面和许多幸福的夫妻相似，觉得这种老生常谈趣味横生，使他们心底安宁。然而，将近四点钟时，在丈夫床边的小桌上吃完午饭的瓦朗蒂娜，不得不放弃第两千次证明有一天必将找人替掉鲁比内时的那种痛快的心情，因为去拉·吉夏迪城堡赴会的时间已经到了。这个冷餐会在当地贵族眼里非常重要，罗米伊一家倘若某个星期四缺席，那将是不可思议的。

二

佩里戈尔是法兰西最妩媚动人而又最默默无闻的省份之一。景色千变万化，沃野一望无垠，而监督她生存的这个社会又有别于卢瓦尔河以北或者中央高原以东的地区，这使她愈发光彩夺目。除去今天的公路比以往繁多和宽阔以外，这个地区几乎仍是三个世纪前的模样。所以，那里的贵族城堡别墅依然比比皆是，风貌诱人：圆型的塔楼，板岩铺的宽房顶，装有中立挺的窗户；而且在靠近城堡的小河边，总有一座破败程度不同的铁匠作坊，它们在路易十四时代，曾为王家海军制造过大炮。这些城堡至今大部分仍由佩里戈尔的贵族家庭居住。不过有的已在革命时期^①

^①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被公证人、被手头有现钞的农民、或者很久以后象罗米伊这种从外地迁来的人家买了去。但是，这些新贵族渐渐地混进乡下贵族的圈子，并且学来了他们的思想、偏见和习惯。

城堡总附带一块土地，土地很少是哪个主人（或者象当地人那样，叫“穆絮尔”）独自耕种。它往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保留田，由东家自己使用；另一部分则是一分几块的租田。比较富裕的地区废掉了的土地收益分成制，在佩里戈尔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租田者来的时候不用随身携带资金，主人向他提供住房和生产工具，还请他们养牲畜。地里的产品双方平均分配。当佃农来或去时，都要和“穆絮尔”一起清点家畜，他们有权获得增产部分的半数。

这里和整个法国一样，农民吃苦耐劳，会精打细算。不过在佩里戈尔，农民们始终恪守一种外省人如今已不再可能忍受的生活方式。一九一九年，业已习惯诺曼底工人趣味的罗米伊买下了普雷萨克地产，当他打算翻修佃田上的房屋时，惊讶地发现反对者居然比赞成者多。“噢！尊敬的穆絮尔，”一位农民老太太对他说，“您把房子收拾好了，男人们住得暖暖和和的，那出门干活谁还叫得动他们！”一幢小楼门前修了几级台阶，他让佃农去住时，竟使他们很不高兴。他们生气地说：“家禽连大门也进不得了！”这种思想状态叫人想起当地的一个贵族，他宁肯冻死，也不愿让暖气散热片和管道毁了他那古香古色的墙壁。

多亏这种强烈的乡土气，佩里戈尔才平安无事地度过了战后^①的经济危机。她没有受到现代文明之弊端的侵袭，因为她不去发明创造。她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思想和气候，仿佛形成了一座传统的孤岛，不承认发自国都的法令。这个狭小而封闭的社会圈子最有权裁判什么是最高的荣誉，最大的价值和最完美的婚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姻。对来自巴黎的大贵族，她要先查清他在佩里戈尔的财产后方才接纳。她的社会领袖全是当地人，特别是当地女人，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德·拉·吉夏迪夫人。

在一个出身、地产和金钱依然万能的省份，人们可以想象出德·拉·吉夏迪具有何等的威望。她生在肖利约镇，有一千五百公顷耕地，逶迤连成一片。在巴黎还有四座不动产。她是位孀妇，但过去，拉·吉夏迪先生曾当了三十年多尔多涅地区的众议员，只是本地和法国的大部地区一样变得激进的时候了，他才被打败。如今，代表拉·吉夏迪选区的，是年轻律师蒙泰克斯。蒙泰克斯说：“城堡对选举毫无影响。”的确如此。然而，这些让他如此蔑视的城堡毕竟还保留着某种魅力，村民投了蒙泰克斯的赞成票，可看到家乡这些星罗棋布的贵族别墅，还是喜不自胜的。

德·拉·吉夏迪夫人在丈夫当议员的漫长岁月里，一直居住巴黎，同时悉心与佩里戈尔保持联系。自从战争爆发^①后，她也上了年纪，一出门便疲劳不堪，所以就再不开她那座美不可言的城堡，只是坐在山头上统治佩里戈尔。她的话在此地具有法律的力量。神甫怕她，因为主教是她的席上客；官吏怕她，因为所有的部长她全认得。新来的人被这个社会圈子接纳与否，完全服从于女君主的赞许或反对，因为她不仅是令人赞不绝口的朋友，同时又是让人望而生畏的敌人，她对这两种立场的选择难以预料，往往取决于鸡毛蒜皮之琐事。

譬如说，罗米伊一家刚买下普雷萨克地产便得到了她的承认，原因是罗米伊经一位朋友介绍，就购买地产之事宜曾征求她的意见，并且言听计从，随了她的意。对新来乍到的人，如果她觉得不够俯首贴耳，便会厉声厉色，也许冷酷无情。她在餐厅吃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饭时，建议他们买下一座为当地人所珍视的城堡，而他们同时满足了她的爱发号施令的兴致和她对佩里戈尔的偏爱之心。于是，他们成了她的保护对象，进而又做了朋友。外来户初到异乡，她的支持具有无穷的价值，这是别人体会不到的。从第一年开始，连当地最落落寡合的人家都向罗米伊们敞开了大门。因为德·拉·吉夏迪夫人是他们的保护人，而他们拯救了当地最美的地产之一——普雷萨克，并且以真正的主人身分管理着这块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功夫，佩里戈尔人便把这对无可指摘的夫妇当作亲朋好友相待了。

近两年来，德·拉·吉夏迪夫人对科莱特关怀倍至，产生如此巨大结果的原因却微不足道。一天下午四点钟，这位老夫人没事先通告便莅临普雷萨克，要打听一个助理花匠的某些事情。瓦朗蒂娜抱歉不迭，说没有能拿出手的点心来招待她：“现在家里一无所有。”对品尝过拉·吉夏迪城堡的佳肴美味，而且了解饮食问题在佩里戈尔社会各阶层所占的非凡地位的人来说，这不啻是一场家庭惨剧。当不速之客进门时便不声不响消逝的科莱特，三刻钟后返回了，用托盘端来了她刚刚亲手制作的蛋糕。从这天起，只要有人当着德·拉·吉夏迪夫人的面谈到科莱特，她准得开口便说：“罗米伊姑娘吗？……她真了不起！……您想，有一天我去普雷萨克……”大人物有种特性，如果他们认定某人了不起，那么这人所提供的任何一种服务都具有普遍的价值。大家明白，德·拉·吉夏迪夫人就是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掉这段小插曲。因此，科莱特是拉·吉夏迪城堡最得宠的红人儿，被视作府上的千金来对待。

一九二八年（故事便是从这时开始的），德·拉·吉夏迪夫人年逾花甲。她神情威严，富于男性，冬天身着黑色天鹅绒，夏季则穿灰色或紫色丝绸，头上顶着一堆怪模怪样的发卷，也许是顶假发套。她总用左手拎着一根金把手杖，即使坐在她心爱的、饰